李詩選註

李詩選註卷之八

温州樂清蕩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刊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去國客行遠還山秋夢長梧桐落金井一葉飄銀床覺罷攬明鏡鬢毛颯已霜

賦也去國者白時南遷也銀床井闌也晉樂志云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攬手取也○白之弟臺卿為舍人獲罪謫江南白以此詩贈別言我之去國路途迢遞而客行既遠歸於山中景物淒清而秋夢又長井上梧桐之葉亦已落矣夢久而覺攬鏡自照但見兩鬢之毛颯然如霜之白矣

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柴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因為洞庭

葉○飄落之瀟湘

良圖善謀也古貌老貌也夜光珠也疑者識之而未真也葉取喻之辭○言我有長策時不我用萎同蔓草功業無所成矣年日老而貌日衰有若枯葉無復榮華之可望然壯心未已猶欲有所為也又恐明珠暗投時人見疑不識稀世之珍混同魚目之賤以此飄零而不定有如洞庭之葉落於瀟湘之波悠悠然羈滯逆旅未有止居之所也出處不偶有如此耳

令弟經濟士謫居我何傷潛虬隱尺水○著論談興亡○

令善也令弟稱之之辭謫居白自謂也豈白蒙恩之後轉遊於湖湘之時乎○承上言我之飄零如此所幸吾弟蘊經濟之才有可託之地我雖謫官容何傷乎隱居著書以自樂討

論古今之興亡將期立言以垂不朽而已矣固不以謫官而有所加損也

客遇王子喬口傳不死方入洞過天地登真朝玉皇吾將撫爾背揮手遂翱翔

王子喬仙人也○承上言謫居江南著書而隱遇王子之仙人傳不死之大藥棲古洞之中與天地而同壽入真人之境朝玉皇於九天羽化飛昇端有日矣我將與子携手翱翔以同往也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白若白鷺鮮清如清唳蟬受氣有本性不為外物遷

賦也受氣者萬物之生皆稟天地陰陽之氣也本性者天所賦之性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

以成性但有清濁偏正之不同耳人得其清物得其濁人得
其正物得其偏耳○此白贈宇文太守之詩也言萬物之受
形於天者各有一定之性與生俱生與死俱死固非外物之
所能移者此四句總敘以發端也

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顛廻車避朝歌掩口去盜泉

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渴而不飲惡其名也鄒陽曰邑號朝
歌墨子廻車箕山首陽見前○承上言人物之清白各有一
定之性者人則如許由飲水於箕山夷齊餓死於首陽墨子
廻車於朝歌孔子不飲於盜泉至清至白性同蠷鷺本乎天
授固有而不可移者豈外物之所能遷乎

岧嶢廣成子倜儻魯仲連卓絕二公外丹心無間然

岧嶢高貌倜儻無羈也廣成子魯仲連事見前二公謂廣成

仲連也○言古人之清白者豈惟許由四人為然哉在黃帝時則有廣成子居於崆峒之上其高不可及也在戰國時則有魯仲連高蹈北海之濱其志不可屈也此二人者冠絕古今人所罕比是吾之所願學者吾將與之同心而同德矣夫何間然之有

昔扳六龍飛今作百鍊鉛懷恩欲報主投佩向北燕彎弓綠絃開滿月不憚堅閒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回旋若流星轉背落雙鳶胡虜三嘆息兼知五兵權鎗々突雲將却掩我之妍多逢剿絕兒先着祖生鞭據鞍空矍鑠壯志竟誰宣蹉跎復來歸憂恨坐相煎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危苦惜頹光金波忽三圓時遊敬亭上閒聽松風眠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過此無一事靜談秋

水篇

滿月彎弓之滿如月也百鍊鉛古者鑄劒用五金鉛其一也令作百鍊鉛者言其學劒而就武也鉛當作鋌漢書曰鐵中錚錚言其剛而有聲也突雲言其勇捷奔突如雲也勦絕謂殺伐也書曰天用勦絕其命此蓋言健兒之能勇鬬者也莊子秋水篇設為河伯與海若問答之辭乃齊物反真之論一死生貧賤富貴而歸於無不以累吾真也陶淵明性嗜酒顏延之留錢二十萬與之淵明悉送酒家漸就取酒五兵雙鑠敬亭宛溪俱見前○此白之自敘也承上言古人之操能以清白而自守我固無愧於彼矣昔者吾嘗承君之寵仰扳六龍從容於供奉之地出入乎紫禁之中舊德在懷未能補報今者胡虜叛逆正吾効力之時也頭作百鍊之鉛設佩委身

以向北燕挽彼強弓騎此駿馬一發而殪兩虎轉身背落變
鳶使胡虜之傍觀者莫不咄々而嘆息又知五兵之權非徒
暴虎之勇也祟何時命大謬諸將掩我之技能健兒先我而
着鞭吾雖老壯如馬援抱志抑々竟無所成蹉跎歲月憂恨
歸家辟之善操舟者無長風之可乘何由破萬里之巨浪乎
以至失計困於江邊淹留度日月三圓而時亦邁矣或眠敬
亭而聽松風或泛宛溪而弄水月盡沽酒之錢以罄醉鄉之
趣讀秋水之篇以求養生之術而已矣此外無所為也
君從九卿来水國有豐年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烟下馬不作
威氷壺照清川霜眉邑中叟皆美太守賢時々慰風俗往々出
東田竹馬數小兒拜迎白鹿前含笑問使君日晚可廻旋遂歸
池上酌掩抑清風絃曾標横浮雲下撫謝朓肩樓高碧海出樹

古青蘿懸光祿紫霞杯伊昔承相傳良圖掃沙漠別夢遶旌旆
富貴日成疎願言杳無緣登龍有直道倚玉阻芳筵敢獻繞朝
策思同郭泰船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天
君謂宇文太守也水國謂南方之國宣城之地也郭伋為太
守出行部有兒童騎竹馬迎拜於道次鄭宏為太守出行春
有白鹿夾於車轅而行曾層同層標高標也下撫其肩則出
乎其上矣如云出一頭地光祿主天子之燕飲者氷壺紫霞
杯登龍倚玉繞朝鞭郭泰船俱見前○此叙宇文太守之賢
昔相會而今相別也言宇文之為郡也自九卿而出守宣城
遭值豐年而魚鹽布帛足於民用和而不威清而有守邑中
父老皆稱其賢問俗行田兒童親狎日晚而歸飲于也上而
又奏鳴琴以相樂也政美人和而優游自適如此豈常人之

所能及乎清標挺若橫於雲表雖古之謝朓嘗為茲郡之
者君亦下視之矣城有謝公之樓高出碧海之上古樹青蘿
舊跡尚可尋也我嘗與君同侍朝班均霑聖宴我有奇謀欲
清胡難不得一有所試徒懷忠憤而已矣既別之後魂夢猶
繞於旌旆不敢遽爾而忘國也然而富貴不可得志願自此
而相違矣欲由直道而登龍門不敢自枉以干人也欲倚玉
樹而阻於芳筵不得奉陪於終宴也將贈鞭而言別思同舟
以偕隱豈意一水之淺隔如九天之遙邈乎其不能相及矣

崔生何傲岸縱酒復談玄身為名公子英才若逸邅鳴鳳託高
梧淩風何翩翩安知慕群客彈劍拂秋蓮

傲倨慢也岸崗峻也恃材者多倨慢而自高也縱放也縱酒
言放意而飲酒也玄者老子之道也公子為大臣之後時崔

氏之居官者有宰相侍郎〻中諸議等官此云公子者必宰
相渙之後也迍邅難進貌鳴鳳自喻也高梧喻崔氏秋蓮
劒也歐冶子以所鑄之劒示薛燭〻曰沉〻乎如芙蓉始生
於湖注云芙蓉蓮花也○以上俱贈宇文太守之辭此贈崔
侍御也言崔生之為人材高氣岸而多慢人放懷飲酒又善
談玄身為貴胄抱負英才宜乎大用於時都乃迍邅而難進
彼梧桐者鳳之所棲鳳託高梧得其所矣淸風之翩何翩〻
乎志士慕群亦猶是耳安知我之欲相託者汲〻於懷而彈
鋏悲歌之不能自已乎吾將有望於宇文太守崔侍御若此
其切二公其能恝然乎哉

贈宣城趙太守悅

趙得寶符盛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六國揚淸

風英聲何喧〻
賦而比也寶符者趙簡子欲立其後未知孰賢乃名諸子而告之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驅之常山上求無所得無卹還曰已得之矣簡子曰奏之無卹曰從常山上臨代〻可取也簡子知其賢立為世子後代代以自益平原君趙惠王之弟田文也食客嘗數千人英聲美譽也○此李白贈宣城趙太守本其受姓之初若簡子之有功業者以美之意謂襄子臨常山而得寶符代代國而闢土地功業巍〻在於山河何其雄也平原君養賔客至於三千合諸侯而解國難聲名烜赫何喧〻也此趙之先世其君相之賢者有如此也
大賢茂遠業虎竹光南藩錯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枝下無俗

草所植唯蘭蓀憶在南陽時始承國士恩公為柱下史脫繡歸
田園
遠業者先世之業也漢文與太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松蘭取
喻之意也松謂趙太守蘭蓀自謂也柱下史繡衣皆御史職
也○承上言趙之先世其盛若是傳至於今君為大賢又能
弘茂其先業領太守之符而有光於南藩之地老成特立有
若千丈之松錯落而盤根其所禮之士如植松下之草一皆
蘭蓀之秀馥非蕪穢而凡俗者也昔在南陽之日承君厚遇
之恩君為御史致仕在家我遂為客於彼得以相親而相歡
也此一節敘其相遇之情
伊昔贊白筆幽都逐遊魂持斧冠三軍霜清天北門差池宰兩
邑鶚立重飛翻焚香入蘭臺起草多芳言夔龍一顧重矯翼凌

翔鵷赤縣揚雷聲強項聞至尊驚飈頹秀木跡屈道彌敦
魏志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直上帝問曰此何官也曰
御史簪筆書過幽都幽州也時為祿山所據易遯之卦陽
變陰也祿山背叛其象如此史暴勝之為直指使衣繡衣持
斧捕盜賊督課郡國差池不齊貌漢御史所居蘭臺府在司
馬門内又謂之憲臺賈逵傳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赤縣畿
内之縣也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宣此下車格
殺之主訴帝帝召宣令謝主宣不從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
勑強項令出驚飈喻時亂秀木喻賢臣夔龍見前○此追敘
趙太守為御史時而言也謂昔者君為御史首簪白筆以糾
不法討祿山於幽都整皇師於薊門出宰兩邑昂然鶚立而

不群不久淹留而又飛騰以近侍也女史執香爐而引入於
蘭臺草制吐芳言而上代乎天語宰相推重矯若翔鵷文彩
翩〻耀于朝著畿邑蜚聲勢若雷動剛直之名達于斧扆奈
何時之不偶輙遭斥謫有如鷙颷之摧乎秀木挺拔之姿亦
見傷矣然其迹雖屈而道則厚用舍雖係於人而吾之所固
有者未嘗因之而有加損也

出牧歷二郡所居猛獸奔遷人同衛鶴謬上懿公軒白笑東郭
履側懸狐白温閑吟步竹石精義忘朝昏顛顏成醜士風雲何
足論儞儇騎土牛羸馬夾兩轅頤借義皇景為人照覆盆漢海
不振蕩何由縱鵬鷃所期玄津白倜儻假騰騫

出牧二郡者趙悅為二郡太守宣城其一也漢宋均為九江
守虎皆渡河而去遷人猶云遷客白自謂也衛鶴衛國之鶴

也衛懿公好鶴乘之以軒東郭先生東方朔也久待詔公車貧困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着地人皆笑之郭生ゝ之貧陋而貌醜者也周恭咨鍾繇曰獼猴騎土牛言難進也繇爲瘦馬也以一瘦馬而夾以兩轅使負二車之重亦難進也景日也玄津武帝內傳西王母云十洲並在滄海大流玄津中

○此言其作郡之有聲而巢其頷將也謂趙公連歷二郡皆有美績猛獸感化悉皆遠去其以流人亦蒙請將有如衛國之鶴謬上懿公之軒然我雖貧窮不忘吟咏縣領頷矣何際會之足言乎有如獼猴之騎土牛雖步之不能前瘦馬之夾兩轅局促而不能行願借餘光以照覆盆庶幾知我之中情而有所振拔也夫鵬鶚之大非淺水之所能容必須溟海玄津之廣方可遂其九萬里之高騫也君將爲溟海爲玄津乎

使吾得以將超然而飛騰乎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淮南望江南千里碧山對我行倦過之半落青天外

賦也淮在江北宣在江南江之南北皆有山半落青天外言其遠也鳳凰臺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此白贈從弟宣州長史昭也言從淮水之南以望長江之南江淮之上皆山也一碧相對千里遥〻我行既倦力不能盡尚餘一半落於青天之外山川渺邈地勢紆遠有如此也

宗英佐雄郡水陸相控帶長川豁中流千里瀉吳會君心亦如之包納無小大

宗英者宗族之英俊者也漢書敘贊河間爲漢宗英宣州之水則自古黄山經宣城入于江吳會三吳與會稽也包納治

言長川之受乎衆水也尚書大傳大水小水東流歸海○言

吾弟乃宗人之英俊者以超群之材任佐郡之職郡爲南國

之雄藩控帶水陸之要會長江天塹谿然中流一瀉千里達

于吳會吾弟心胸之廣者有若此江不分於水之大小而無

所不容也以此佐郡則四境之民物皆在於涵育潤澤之中

矣

搖筆起風霜推誠結仁愛訟庭垂桃李賓館羅軒蓋

垂桃李者庭之空也賓館待賓之所也軒蓋貴者之儀也○

言其居官也搖筆以綴文詞有若風霜之起推誠以及下民

則有惠愛之施訟庭空閒而垂李垂陰賓館多賢而車蓋駢集

吾弟長史爲宣州其可稱者有如此夫

何意蒼梧雲飄然忽相會才將聖不偶命與時俱背獨立山海

間空老聖明代知音不易得撫劍增感慨當結九萬期中途莫先退

將聖者言其將至於聖人也論語曰故天縱之將聖〻者無所不通之謂也不偶者奇也史記李廣數奇命以所禀言時以所遇言獨立者無所依附之意知音九萬俱見前○上言從弟為政如此〻則言相遇之情也向者與弟既契闊矣不期此地復得邂逅有如浮雲歸於蒼梧忽然而相會也夫有才者必當見用才將聖矣而猶不偶命與時背不相諧矣獨居於山海之間空老於聖明之世未免撫劍而長嘆也然烈士雖暮年而壯心猶未已者我當與爾結為遠圖終身事業倘或可期豈宜半途遽爾自畫而不進乎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因有此

贈

我隨秋風来瑶草恐衰歇中途寡名山安得弄雲月渡江如昨
日黃葉向人飛敬亭愜素尚弭棹流清輝

賦也瑶草〻之美者也猶言瑶花瑶樹之類素尚猶宿願也
弭息也弭棹謂停舟也○白自梁園至敬亭見僧人會公談
陵陽山水之美期以同遊言初秋渡江恐瑶草衰落景物蕭
條中途無有名山可以暢我之幽懷者及至渡江之後秋深
葉黃之際幸至敬亭山水清麗愜吾素好吾將於此為之一
停舟也

氷谷明且秀陵巒抱江城粲〻呉與史衣冠耀天京水國饒英
奇潛光卧幽草會公真名僧所在即為寶開堂振白拂高論横
青雲雪山掃粉壁墨客多新文

氷谷寒谷也小山曰崚圓峯曰巒呉史二人盖當時之京官也其名不可考矣寳者佛家之尊稱也故釋氏有三寳之名而曰世尊者也雪山言其白也○上言至敬亭矣此言其所談陵陽之美也深谷陰寒明而且秀峯巒環遶抱乎江城来遊之人則有呉史之俊衣冠燦々耀乎天京皆佳客也爲之主者則有南國之英竒潜光高卧之名僧會公其人也身之所在即爲寳地開堂延客振白拂以揮麈高論清談干青雲之逸響曇客遊觀攄情紀興掃雪山之新壁寫新作之驚章者又非一人也

爲余話幽棲且述陵陽美天開白龍潭月映清秋水黄山望石柱突兀誰開張黄鶴久不来子安在蒼茫東南焉可窮山鳥飛絶處稠疊千萬峯相連入雲去

陵陽山在宣州與敬亭山相近白龍潭在陵陽神仙傳竇子

明棄官學道釣得白龍放之於此因名龍潭子安亦仙人来

就子明二十年一日忽死葬陵陽山下常有黄鶴棲其國上

呼云子安子安○此敘會公述陵陽之美也言於敬亭見會

公爲談幽棲之事具述陵陽之景有龍潭焉月映秋水之澄

清有黄山焉石柱突兀而開張仙人子安乘黄鶴而遠去已

在蒼茫之中矣東南山水焉可窮哉但見飛鳥盡處群峯稠

疊相連入雲而山水佳境固無涯涘之可窺也

聞此期振策歸來空閉關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何當移白

足早晚凌蒼山且寄一書札令予解愁顔

此指陵陽之山水也策杖也振策者行而動其杖也陸機詩

云振策指靈丘閉關者閉其門而不出也高僧傳釋曇始遊

化関中足白於面跣步泥水未嘗沾污時稱白足和尚蒼山即陵陽也列子云夫子解頤而笑○承上言聞此陵陽山水之美期欲策杖而遊歸來閑關而坐思之不已如仰明月可望而不可攀也吾有所羈不得自遂尒會公者遊於方外隨其所之無往不可何為而不往乎早晚間固當至彼須以書札見報令我凝神馳思預解塵土之愁顔庶幾不負相期之意也

贈友人

蘭生不當戶別是閑庭草夙被霜露欺紅容已先老

比也蘭香草也夙早也紅容蘭之芳者也○此白之贈友人以蘭而比賢者也言蘭有清香生須當戶則香氣近人宜為君子之所愛也苟不當戶則失其地雖香亦無所用是為閑

庭之草矣又被霜露早見凋零紅容不久已先老矣以比賢
人之不得君者既居閒散之地又為讒言所侵宜其先自摧
折也此亦白之自謂

謬接瑶華枝結根君王池顧無馨香美叨沐清風吹餘芳若可
佩卒歲長相隨

瑶華〻之至珍而貴者也君王之池天子之所也卒歲終歲
也猶言終身云耳○承上言此蘭也既失其地又背於時似
将為棄物矣今者幸接於瑶華之枝結根於君王之池自顧
馨香之不足叨沐清風之吹噓紅芳雖老倘有餘香可以紉
佩蘭頊終歲與君相隨常在衣帶之下不敢須臾而少離也

其二

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復歷秦其事竟不

捷論落歸泥塵持此頭投贈與君同急難荊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號易水上為我揚波瀾

賦而興也匕首短劍也荊軻傳燕太子丹怨秦欲刺秦頭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荊軻行至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刺秦王不就而死玉匣劍匣以玉為飾也霜雪言其刃之光白也○此白贈友人第二詩也其立言之意若曰我之袖中懷有趙人之匕首以百金而買於徐夫人者實天下之利匕首也鋒如霜雪藏于玉匣中為燕國之太子欲報仇於秦王事竟不就埋於沙塵經今千有餘歲矣我乃得之懷於袖中方今國家多事胡虜叛逆正欲與君挾此匕首同赴急難奈何荊卿去後壯士摧殘無有可與共事者使我此意竟尔蕭條長號易水上

之上以吊荊卿水亦爲我而起波瀾若有所激而然者其人終不可得而見矣同此志者固將有望於君焉

鑿井當及泉張帆當濟川廉夫惟重義駿馬不勞鞭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

此則興也以鑿井張帆興重義也義即所謂同急難之義爲國之忠也金錢利與義而相反者也○言鑿井當及乎泉張帆當濟乎川井不及泉則爲廢井帆不濟川則爲棄帆爲廉夫者當重乎義不能重義爲貪夫矣然廉夫之重義者根於天性之忠固非有所爲而爲者猶駿馬之善走亦不待於鞭策也我之與君同此急難均無二心可謂相知者矣朋友相知自古所貴義爲重而利爲輕又何金錢之足論乎○按此詩白之贈友人者必欲與之依歸同雪國恥必是當時有權

位者不知其為誰耳白之志可謂大矣

陳情贈友人

延陵有寶劍價重千黃金觀風歷上國暗許故人深歸來掛墳松萬古知其心懦夫感達節壯士激青襟鮑生薦夷吾一舉置齊相斯人無良朋豈有青雲望臨財不苟取推分固辭讓後世稱其賢英風邈難尚論交但若此友道孰云喪

賦也吳季札將聘晉帶寶劍過徐徐君不言而心欲之季札為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及還而徐君死乃以劍掛徐君之墓而去青襟心也管鮑事見前○此白陳情以贈友人也言延陵季子嘗有寶劍價直千金歷聘上國之時而心許徐君歸而徐君已沒則以劍掛墳上之松而去不以死生而二其心也故懦夫聞風而興起壯士動心而感激雖歷萬

古之遠莫不推其信義之高也且古之敦友者不惟季子一人而已又有鮑叔爲鮑叔薦管仲爲齊相盖脱其檻車之囚置諸青雲之上嘗與爲賈也知仲之貧分財多自與而不以爲貪英風遠于千古後世莫能加矣世之論交者得如二子之輕財重義則朋友之道豈不於此而立乎

多君騁中藻掩映當時人欽文振頹波秉德冠彛倫卜居乃此地共井爲比鄰清琴弄皓月美酒娛冬春薄德中見捐棄之如遺塵英豪未豹變自古多艱辛他人縱以疎君意宜獨親

多猶重也中藻者胸中之文也秉德執德也古制八家同井

○上言古人之信義如此〻則望其如古人之相親也言君之文辭德行出衆超群我嘗卜居與之爲鄰彈琴酌酒以相歡矣不幸以吾之薄德中道蒙君之棄捐自古英豪之士未

逢顯達之時多遭窮困非素交者必賤慢之惟君於我舊有
比鄰之好曾同杯酌之歡艱難之際情宜相恤何至視如路
人恝然而弗念乎在他人則可在君則不可也

崇何成離居相去復幾許飄風吹雲霓蔽目不得語投珠甚相
報按劒恐相拒所思采芳蘭欲贈隔荊渚沉憂心若醉積恨淚
如雨願假東壁輝餘光照貧女

○離居各居也飄風雲霓喻讒謗也鄒陽書曰明月之珠以暗
投人則人莫不按劒相眄蓋謂暗投而人不知也史甘茂傳
茂亡秦奔齊蘇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
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
損子明願君以餘光振之夏侯湛云惜東壁之光不以寧貧
女之目○承上言君既棄我捐棄觀矣崇何分離而居又

去如許之遠讒言阻隔情不得通有如飄風之吹雲霧掩蔽日若肯欲交一語亦不可得我有明珠將以報君仍恐暗投而君不知未免貽怒必至按劒相拒然思君不已抑何以為情乎贈蘭致意則荆浦之隔則又各天一方蘭亦不得贈矣是以憂心如醉揮淚如雨無時而自觧也頋借餘光以照寒微庶幾有以慰我離居之憂耳

贈從弟洌

楚人不識鳳重價求山雞獻主昔云是今來方覺迷

此也山雞一名錦鷄毛有文彩當午吐綬楚人獻山鷄事見前迷惑也○此白贈從弟洌之詩以鳳比賢才也言鳳為問世之瑞識之者希昔者楚國之人指山雞以為鳳賈以重價獻於楚王王亦不識遂以為真鳳也一時迷惑眩於真偽及

其久也乃能覺悟知足山雞而非鳳也重價之求亦誤矣譬之在位者舉非其人輙蒙爵賞謂其可與共事而成功及其久也一籌不展萬事皆隳始知其才之不足用而為矯偽之所迷惑也

自居漆園地久識咸陽西風飄落日去節變流鶯啼桃李寒未開幽閑豈成蹊逢君發花萼若與青雲齊及此桑葉綠春蠶起春閨日出布谷鳴田家擁鋤犁顧余乏尺土東作誰相攜

莊子蒙人嘗為蒙漆園吏括地志漆園在曹州冤句縣北七十里古大梁地白嘗客於梁園臨行有留別曹南郡官之詩咸陽即長安唐所都也幽閑猶言深閑蓋靜僻之處也發我發之也〇上言當時大臣不能知賢而薦用之此言在己懸居而無求也自居漆園之北久作曹南之客身雖棲居心則

西向未嘗一日忘乎帝京戀闕餘勤而時光易邁節變而流鶯啼矣然桃李之花猶為寒氣所束未甚發舒幽閑寂寞來往者稀豈能成蹊乎今日逢君如遇陽春發此花葶高出群芳若與青雲而相齊及此花開之時正值農桑之日桑葉綠而蚕事興矣東方日出布穀催耕而農事又作矣人皆務農將以自給我之貧窘無有尺土之可耕誰復携我以向於西疇乎

傳說降霖雨公輸造雲梯羌戎事未息君子悲塗泥報國有長策成功羞執珪無由謁明主杖策歸蓬藜他年爾相訪知我在磻溪

書說命篇云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子為楚造雲梯之械將攻宋攻城之械九變墨子九拒之

公輸子攻械盡墨子守有餘羌戎亦謂安史之亂也執珪楚之上大夫也陳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磻溪呂尚釣處○此言當時喪亂而已不得見用也傳說在商降為霖雨以蘇大旱公輸在楚造為雲梯以創戰具茲二人者其賢智之大小雖不同而有益於國家則一也方今兵甲未息賢才廢棄我有報國之良謀不圖成功之厚賞但無由而自獻於明君耳君既不可獻未免杖策還家退伏蓬蒿之下将如呂望之釣於磻溪惟求隱居以自樂汝不我棄他年或肯相訪則當於此處以相求也

贈閭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秋月荷花落古池

賦也素業如云恒産也沙塘陂地名未詳所在疑亦在於當

州境内乃有竹林荷花處也○此白贈閭丘處士言賢人之
所居者有恒産之素業在何所乎在於沙塘之陂也竹影掃
乎秋月荷花落於古池景物清而地位幽誠為隱者之令居
矣

閒讀山海經散帙卧遙帷且耽田家樂遂曠林中期野酌勸芳
酒園蔬烹露葵如能樹桃李為我結茅茨

山海經郭璞所撰計二十二卷又註山海經圖贊二卷林中
期必當時相約同遊之所茨蓋也淮南子云聖人處環堵之
室茨之以茅○言處士之在素業讀博物之書卧遙帷之内
且耽田家之樂不廢耕穫之勤所以曠我林中之期而不得
如所約也茲焉造君沙塘之陂就君以酌君則勸我之美酒
烹園葵以為蔬田家之樂我得共之矣君於陂傍若能更樹

茥李陰成之日可以託處又當為我結茅茨之小廬我將與君相依以終老可也

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

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溪水如天落鏡湖

賦也雙溪在宣州靈源寺之所由名也近敬亭山蒼梧鏡湖俱見前○此贈靈源寺僧仲濬也言敬亭之山遠接蒼梧雲氣秀色綿邈千里下映雙溪之水有如青天落於鏡湖之中也

此中積龍象獨許濬公殊風韵逸江左文章動海隅觀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談出有無

此謂靈源寺也積聚也言非一人也龍象謂能荷負佛法之有力者制度論曰龍行水中力大象行陸中力大水月明淨

皆佛氏之所謂性也解領佛家偏袒而坐也金剛経云偏袒右肩右膝着地佛氏以明心見性為教以水月而喻性也故維摩詰経云菩薩觀泉生如智者見水中月也又云辟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不能得一切智寶支遁字道林嘗著論其妙觀章云色之性也不自有色〻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是有無之謂也

○言靈源者雙溪之右刹也其中多有名僧而濬公獨為出衆風韻逸于江左文章動乎海隅觀心識性有同水月則知性地之光明矣解偏袒而得明珠則知煩惱之悉除矣濬公禪悟能至於此其支遁之復生乎吾乃今日再逢支遁得聞有無之高論發揮色空之妙栺使吾脫然有悟若入巨海而獲無價之智寶也

贈僧朝美

水客凌洪波長鯨湧溟海百川隨龍舟噓吸竟安在中有不死者探得明月珠高價傾宇宙餘輝照江湖包卷金縷褐蕭然若空無

賦也水客海客也如鮫人之類溟海者大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漠而無涯也不死長生而仙者也明月寶珠也傾盡也傾宇宙言盡宇宙之內而無有者也如云傾國傾城之類金縷金線也褐毛布也金縷褐即今之織金褐子也在釋家則為金襴褐子袈裟空無者佛氏以空無為法也○此白贈僧朝美以其本教明心見性之義勉之言性者人之所同而衆人皆不能知惟智慧者能知之有若水客入海以求寶也長鯨鼓浪百川沸騰樓船没溺葬于魚腹者亦多矣間有不死而

生還者探得明月之珠是珠也高價傾乎宇宙雖連城而莫償瀆光溢于江湖而餘輝之傍達裹以金縷之褐蔵於至密之中韜光不露如入虛無蕭然而無迹者是所謂明心而見性者也

誰人識此寶竊笑有狂夫了心何言說各勉黃金軀

寶謂明月珠也佛氏所謂牟尼珠也指心而言ヶ了慧也訖也佛家所謂戒定慧ゝ而後能悟無言說者謂悟道不在於言語也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黃金軀貴之ゝ辭也○言人各有此明珠以為一身之至寶ゝ在吾身人自不知識此寶者復誰人哉我自竊笑雖為狂夫獨能識此寶也寶果何在乎乃吾光明之心普照乎萬物者也然則何以能使此寶常光明而不昧乎惟盡其智慧以了吾心蕭

然空無一切煩惱悉皆除去則所謂寶珠者即此而在矣又何有於思議而待於言語之陳乎吾當與子各務勉力以明吾心則煩惱滅智慧生所謂寶珠者吾得之矣○愚謂此詩當為比體蓋以珠而比心也曰凡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更不直說所詠之物若直說此物則是又入於賦體矣此詩前以珠喻心末乃說出心字故恐未得為比體耳

贈黃山胡公求白鷴 并序

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鷴蓋是家雞所伏自小馴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尤難畜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輒贈於我惟求一詩將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叫文不加點以贈之

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鷴白鷴白於錦白雪恥容顏照影玉潭裏刷

毛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閑我願得此鳥翫之坐碧山
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

賦也白鷴鳥名生南方山澤中形似鷄高大似鵝白毛黑紋黄山根蟠宣歙二州岩谷深邃多珍禽異獸而産白鷴○此白答胡公之贈白鷴也言白鷴之價同於白璧白鷴之色過於白雪照影於寒潭刷毛於琪樹其性之介潔如此夜則棲於寒月之下朝則步於落花之間其情之自適又如此也願得此鳥坐翫碧山相與悠然出塵忘世是吾之志也惟尔胡公適會此意許以相贈則如果不我吝邪則當置之籠中附寄野人而来庶幾不負乎舊諾而可以酧吾之宿願也○按子建然豆詩七步而成止是四句李白此詩三叫而就乃十二句三叫速於七步十二句多於四句則白之才敏而富於子

建者亦多矣然較其文辭氣象則子建從容而含蓄白艷麗
而呈露非徒情性涵養之殊而古今文章之異世運氣習之
盛衰於此而可見也朱子嘗欲選集古詩晉魏自作一體盛
唐自作一體以盛唐雖足稱與晉魏猶有不同者歟是則知
詩者莫如朱子也

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

敬亭一廻首目盡天南端仙者五六人常聞此遊盤溪流琴高
水石聳麻姑壇白龍降陵陽黃鶴呼子安羽化騎日月雲行翼
鵷鸞下視宇宙間四海皆波瀾
賦也敬亭山在宣州琴高趙人以鼓琴為永康王舍人三百
餘歲後入碭水中乘赤鯉魚而去麻姑山上有麻姑壇乃麻
姑修煉處在陵陽子明及子安事俱見前○此白登敬亭山

南望而懷古也言登此敬亭之山回首一望極於天南則所
見者廣矣嘗聞古有仙人遊盤於此者五六人焉琴高乘鯉
而入於水至今溪水洋洋然也麻姑修煉而升于壇至今壇
石巍巍然也子明釣白龍而復放於水子安化黃鶴而自呼
其名皆此地之古仙也羽化雲行乘日月翼鵷鸞周遊八極
出乎塵表下視寰宇之茫茫但見世途之擾擾四海之大皆
波瀾也翻覆傾倒何時而定乎○按永康王初封必在宣州
地方

汰絕目下事從之復何難百歲落半途前期浩漫漫強食不成
寐清晨起長嘆頓隨于明去煉火燒金丹

百歲半途者五十時也按史白卒時年六十餘其遊宣城敬
亭乃放還山之後未卒之先是五十餘歲之時也○承上言

仙人之離塵脫俗如此我將有志於從仙者亦欲絕去目下之事於一切聲色貨相舉不足以介于懷由是而羽化亮無所難但恐歲月之不足耳且人生以百歲為期我之光陰已過其半前途之遠尚爾漫々未見就緒故食焉不知其味晨興而發長嘆此志仍伋々也頃隨子明居於陵陽燒火煉丹以求長生君乃子明之儔我所願從者也

贈從弟當塗宰陽冰

金鏡霾六國亡秦亂天經焉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蕭曹安屺屼耿賈摧欃槍

賦也金鏡喻明道也楊雄曰秦失金鏡蓋謂秦失乎道也霾晦也風而雨土為霾王莽篡漢國號新經常道也天經者五倫之常道也此指君臣而言高光漢之高祖光武也蕭何曹

參高祖之佐也耿弇賈復光武之佐也峌屼不安貌欃槍彗
星也皆指亂時而言也○此白以詩獻於從叔李陽冰意謂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佐秦滅六國而霾金鏡斯道晦蝕亦
已甚矣新室王莽謀竊漢璽悖逆不道亂天經矣暴秦亡新
之世固無輔治之賢若漢高之創業光武之中興天生賢佐
自成羽翼則有蕭何曹參安民生於峌屼為開國之元勳耿
弇賈復平群雄之僭亂再有光於賢祚是人才之出固各有
其時也矧吾大唐英君誼辟相繼而膺夫昌期者乎

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雖無三台位不惜四豪名激昂風雲
氣終協龍虎精弱冠燕趙來賢彥多逢迎

季父叔也謂陽冰也三台三公之位也四豪孟嘗田文信陵
無忌平原趙勝春申黃歇也賢彥謂當時之賢士大夫也餘

見前○承上言兩漢之興各有賢佐翊吾盛唐世際休明豈無英才之傑出者乎吾家對父適膺其期當為一代之名臣也今雖未登於三台之位而聲名已過於戰國之四豪矣激昂於風雲之表終協乎龍虎之精氣類相投而德業可期也少年之時邀遊燕趙一時賢俊皆願納交今乃出宰百里其聲名德澤之大不言又可知矣

魯連善談笑季布折公卿遥知禮數絕常恐不合并惕想結宵夢素心久已冥顧慙青雲器謬奉玉尊傾

左太沖詩云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事見古風下漢惠時匈奴為書嫚罵太后召諸將議之樊噲願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折之并亦合也惕想惕然而思念也冥言藏于心也○此白自叙言已之才能有如魯連之在於戰國以談笑而

却乎秦軍如季布之在漢庭以直言折乎公卿然亦不肯自
屈妟千於人惟欲進謁乎門下遥知禮數之懸絶貧賤富貴
之殊途常恐不得相合而見容也以故惕然思念累形夢寐
區〻素心蔵之久矣顧憖非材又非青雲之遠器乃得陪侍
左右謬奉王尊之傾以相歡洽何其幸歟

山陽五百年綠水忽再榮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筆洒篆
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秀句滿江國高才掞
天庭

山陽未詳或曰李白與陽氷俱出隴西派而陽氷分為山陽
派也陽氷善篆文撥舒藻也天庭天子之庭也〇言賢人之
生必有其期五百年而名世者出今山陽之派遣膺昌運吾
李之奕葉其再榮矣此吾所以有望於李父也茲焉相會尊

酒交歡高歌振乎林木大笑喧乎雷霆一時之懷固傾倒矣然而季父之才藝又有出於衆人者落筆揮篆勢若雲崩而妙絕乎一世吐辭藻麗播于江表而又遠達乎天庭也

宰邑艱難時浮雲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掃地無纖莖惠澤及飛走農夫盡歸耕廣漢水萬里長流玉琴声推頌播吳越還如太階平

邑謂當塗也艱難者經離亂之後也薙芟草也掃地盡也廣漢〻水也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方思故曰廣漢當塗在漢水下流推頌者推其善政而歌頌之也太階見前○此言其出宰當塗也遂當艱難之時古城荒虛而居民鮮少斯民之罹于鋒鏑者有若剪草掃地而無留莖矣迨吾季父來宰斯邑安集勞來遂仁政復物遂其性農安其業漢水洋〻於道路

惠澤同流而不竭謳歌敷頌遠播吳越風淳俗阜有如太階
之平玉燭調而天道順矣蓋將有以躋斯世於雍熙也
小子別金陵來自白下亭群鳳憐客鳥差池相愛鳴各拔五色
毛意重太山輕贈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彈劍歌苦寒嚴風起
前楹月銜天門曉霜落牛渚清長嘆即歸路臨川空屏營
小子白自稱也白下地名在金陵群鳳謂白下之士夫也客
鳥白自謂也差池不齊貌銜馬口中勒銕也牛渚天門俱見
前○此則自敘相會而將別之情也言予小子從金陵而來
當塗諸士夫送別於白下憐吾孤客各有所贈意亦厚矣第
以吾之客用日廣所贈不及於所費猶以斗水澆乎長鯨欲
潤其身而鼻其掉運不可得也是以未免於困窮彈劍悲歌
以自嘆嚴風苦寒起於簷楹斯時也曉月銜乎天門清霜落

乎牛渚旅思淒〻欲就歸途不得自遂俯臨江滸徒傍徨而
已矣

〇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徼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

賦也雙鵝者晉五行志云永嘉元年洛陽忠廣里地陷有蒼
白二鵝飛出蒼者冲天此羽虫之孽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
蒼者胡象五馬者西晉大安中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
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絶惟瑯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五
王同至江東而瑯琊嗣統徼小道也上東門洛陽之東門也
胡雛胡人之年少者謂石勒也勒上黨武鄉羯人年十四隨
邑人行役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
胡雛吾觀其声視有異志恐將来為天下患馳遣收之會勒

巳去唐安祿山入奏事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狠子野心有逆相請卽事誅之以絶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疑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至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范陽陷東都明年陷長安自稱大燕皇帝明皇出奔蜀口此白經祿山之亂避地於剡中留贈崔宣城也言西晉之季國家將亡而妖孽先見洛陽地陷而雙鵝飛出石勒嘯於東門群胡有若雲擾遂至五馬渡江而王室東遷矣晉亂於胡陵夷至此古今之大變也何意向日之胡雛今復長嘯於吾之上東門予其包藏禍心將睨中國者亦可怪矣

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　太白晝經天頹陽掩餘照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嚬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吊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

豺虎謂叛逆之徒安史之類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陷洛陽焚宮闕明皇出奔蜀次年陷長安自開元十四年至之德二載太白累晝見或經天陽君象也頹陽斜日喻君之暮景也王城王都之城謂長安與洛陽也峭山峻貌奔峭者[illegible]難行也長安在中國之西極于新論云有人之聞長安[illegible]者則出門西向而笑雪山言其色白而多也○此言祿山叛逆而國家喪亂豺虎之徒横行中原宗廟焚燬而蕩爲丘墟太白晝見而天道不寧殘陽掩其餘煇君道闇於[illegible]王城傾覆而四方無朝宗之地世路艱危而周道非如砥之平向之望長安者欣然發笑皆願西歸今則戚然[illegible]眉[illegible]懼悼[illegible]瞻而隕涕者亦有之矣蓋樂土轉爲[illegible]而人情多感慨也民命輕於落葉而人之不能以聊生行者過於[illegible]

原而冤䰟啾〻以相吊諸節度之兵會集而勤王者遵吾雪
山多且盛矣中能出奇制勝破強敵以衛王室者果何人乎
我吾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歡娛每相召胡床紫玉
笛却坐青雲叫楊花滿州城置酒同臨眺
北溟翼南山豹俱見前楊花初夏時也○言我方艱難遭此
喪亂有如鵬鳥之吾翅於北溟失其摶風之勢困亦甚矣時
不我諧逝雖隱晦且學玄豹之藏於南山以自潤澤成文章
可也玆客宣城遇賢主人曰崔子者每相歡召以同宴飲據
胡床而却坐吹玉笛而干雲序屬暮春楊花滿城置酒登臨
以舒遠眺主人疑客之意亦云勤矣
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盡天地明風開湖山貌悶為洛生
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獨散萬古意閑吾一

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無以墨綬苦求丹砂要華髮
長折腰將貽陶公誚
洛生詠者洛下之歌聲也晉書云或請顧愷之作洛生詠荅
曰何至作老婢声耶吳越調者耶吳歈越吟亦歌詠之音調
也蓋洛有洛調吳越則有吳越之調是時洛陽陷沒自避地
而来吳越故閑為洛詠而辭發吳越之調以見為客在此而
心不忘乎彼也海嶠者海邊之山也吳越近海而多山墨綬
黒綬也漢制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丹砂要修錬之術也陶
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見之淵明曰我
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去職○承上言
我於登臨之時忽起剡溪之想其泉石之清妙可以適逸而
怡神雲霽而天地明風開而湖山出或間焉而思故鄉則為

洛生之詠以寓其戀土之憂或辭焉舒其容況則發吳越之歌嘶耶乎異鄉之樂但見晴霞散彩海嶠森羅隨地逐時消萬古之愁捿一溪之釣猿声遠聞短棹遥舉剡中之地誠可樂也我將避居於此以求丹砂之要訣全吾天年而已豈戀墨綬之辛苦而拘〻於勢利者乎設使吾當華髮之年而猶屈體事人溺而不返是鄙夫也豈不為淵明之所誚乎此吾所以將往剡地以求自全之計耳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

賦也歲星者世傳東方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惟太伍

公知我朔曰武帝召問太伍公答曰諸星皆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余復見爾帝嘆曰朔居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慘然不樂者久之調笑者詼諧也史云方朔善詼諧帝亦以俳優畜之雲雨喻君之恩澤也○此白書懷以贈常贊府憂時兵荒而惜已之不見用也託占之賢士隱於下位者以自比云歲星降於漢庭之時乃是方朔見於武帝之日待詔金門而詼諧不羈調笑時人而混迹俳優霑恩澤而不久辭帝閣而遠遊遂與朔市而相乖矣故舊疎而往來少酒尊空而階除冷玩世不恭之意固自若也可謂特出不群之士矣斯人也獨與我心有相契者當今流俗之輩何足以知之乎

置酒凌歊臺歡娛未曾歇歌動白苧山舞迴天門月問我心中事為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如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

足悲

凌歊臺白苧山俱隷唐宣州小儒者白自謂也君謂常贊府也天門見前○此言與常贊府相會而燕樂也置酒於凌歊之臺以極歡娱之意歌動白紵之山舞廻天邉之月我有所懐君知之乎君如問我〻當具陳夫士之遇與不遇有命存焉君觀我之才能較於孔子為何如乎以孔子大聖尚且不遇况我之為小儒者乎小儒不遇分所宜然何足悲也

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雲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獨畧曾女惜園葵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來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因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

唐書雲南閤羅鳳反楊國忠使侍御史將兵二十萬征之盡沒於西洱河不安席睡不盜也晉紀宣帝將誅曹爽帝寢如常文帝不能安席衛謗者孔子見衛南子也魯人譏者非孫武卅毀仲尼也○承上言我之不遇固不足惜所可惜者天下之事尔雲南拒命以亂一方大暑行師全軍覆滅流血僵屍至今塡於西洱之河為將帥者無有制勝之謀禍及小民雖是園蔬亦不能保未免有饑饉之憂矣夫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累歲不登谷價騰湧仍恐根本不固四方因以動搖所賴者賢宰相運斡旋之力也今幸后契在位持衡秉鈞以安風俗將以致太平之治顧我菲材一無所用辭家來歸亦圖寸進不意蹉跎歲月以成衰老竄逐流離不勝哀若以此夜卧不安耿耿中情與世多相違也然用舍之機雖係乎人

而自修之力則由乎己我當取法孔子反求諸己終減衛人之謗不受曾人之譏斯可也豈宜拘拘於尤人自畫於小儒乎

贈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賦也踏歌者行歌也桃花潭在今涇縣汪倫涇人也○舊說李白遊涇縣桃花潭村中人汪倫善醸酒以待白白作此詩以贈之其裔孫常寶藏焉○按此詩直敘實事略無纖巧句語而大方家格力過於唐之詩人絕句亦遠矣杜子絕句尤多老勁粗率之氣李杜所以名家也

安陸白兆山桃花岩寄劉侍御綰

雲卧三十年好閒復愛仙蓬壺雖冥絶鸞鶴心悠然歸来桃花岩得憩雲窓眠

賦也雲卧猶言眠雲也冥絶遠也鸞鶴仙人之所馭者桃花巖在安陸○此白寓桃花岩寄劉侍御之詩也言我雲卧而隱居者已三十年矣非惟好閒而又愛仙々境雖然遼隔一時不可遽到而我從仙之意悠然已在蓬壺之頂矣蓬壺遠不可到於是歸於桃花之岩偃息雲窓之下則好閒愛仙之意或少愜矣

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升翠微上邈若羅浮顛兩岑抱東壑一嶂横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烟

人可共語言其近也猿猴飲水於澗遇絶險處則以臂相

而下翠微羅浮俱見前○此言枕花岩之勝對嶺而人可以共語飲潭而猿相連登乎翠微之上遠若羅浮之顛在焉而兩岑抱乎東壑右焉而一障横於西天樹陰翳而日光薄崖欹側而月體虧芳草生而野色濃藤蘿揺而春烟動岩中之景其勝如此吾所以将卜築以終老也

入遠構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来旋

入遠者入於岩之深遠處也選幽者擇其幽勝之地也區具也凡言地者曰一區言物者曰一具其義一也區中猶言此物之中霜臺客謂侍御也○言我之歸於枕花岩也入其深遠之中構石室以安棲選其幽勝之地開山田以種植林下之景我素所愛者而獨無緣於此處何也今將悠然長往與

君永別一去千年而始還也

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

吳會一浮雲飄如遠行客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良圖俄棄捐衰疾乃綿劇古琴藏虛匣長劍掛空壁

賦也吳會三吳會稽也莫從就者言無所從而得成也○此白臥病淮南寄蜀中趙徵君之詩言三吳會稽之地有浮雲焉飄飄然如遠行之客無定迹也既無棲身之地功業何從而成就乎年華易邁而歲月迫促良圖忽爾而棄捐衰疾纏綿而轉劇舊日隨身之琴劍亦將委於無用之地矣客病侵而功業隳琴音絕而劍光蝕是以懷抱為之而淒涼也

楚冠懷鍾儀越吟比莊舄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

楚冠者左傳晉侯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
人獻楚囚也使稅之越吟者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
王使人聽之猶尚越吟相如臺即琴臺在成都浣花溪海安
寺元魏伐蜀下營於此堀塹得大甕數十餘蓋相如用以響
琴者也楊子雲宅在岷山郫縣○承上言客病無聊如此蓋
以詿誤而獲罪愆如鍾儀戴南冠而爲楚囚莊舄爲楚國而爲
越吟遙望國門有如天外欲返故鄉而鄉路遠隔故朝則憶
乎相如之臺夜則夢乎子雲之宅二者皆吾鄉之舊迹吾嘗
遊焉者也客病他鄉安能怱然而忘情乎

旅情初結緝秋氣方寂歷風入松下清露出草間白故人不可
見幽夢誰與適寄書西飛鴻贈爾慰離析

緝續也結緝者蘊結相續而不已也離析分散也○言爲客

淮南嘆功業之無成懷故鄉而莫遂旅邸之情方爾纏綿鬱結未解又值秋景之寂寥清風鼓乎長松白露團於衰草耳目所感惕然内傷我思故人而不可見誰將與我同此幽夢乎惟因西飛之鴻寄書蜀中以相問訊庶幾有以慰此離居之情耳

寄弄月溪吳山人

嘗聞龐德公家住洞湖水終身棲鹿門不入襄陽市

賦也洞湖未詳或曰湖近襄陽之峴山而臨石洞故名洞湖後漢逸民傳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後携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返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門俗呼鹿門廟山因以名○此白寄吳山人也吳山人一

于清淮故借龐德公鹿門之事以言之也
夫君弄明月滅景清淮裏高蹤邈難追可與古人比清揚杳莫
覩白雲空望美待號辭人間携手訪松子
夫語助辭夫君者君也猶云夫人不言〻必有中滅景猶云
滅迹也邈遠也詩云清揚婉兮謂眉目之間婉而好也待號
者仙人皆有名號仙成則得號矣松子赤松子曹植詩云松
子豈吾欺○言龐德公隱于鹿門終身不入城市而吳山人
隱于清淮滅景不求聞達高蹤邈不可扳當與龐公為偶清
揚秀色杳然莫覩徒望白雲而想像之待吾丹成而得仙號
當與携手同行而訪乎赤松子也
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徵君
何以折相贈白花青桂枝月華若夜雪見此令人思雖然剡溪

興不異山陰時明發懷二子空吟招隱詩

賦也明發者將旦而光明開發也招隱詩淮南王安好賓客著書號小山作招隱詩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曰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此白寄趙衛尉王徵君也言秋山之中將何物以相贈乎則有白花青桂枝也然桂花之白有如夜雪見雪思人忽起剡溪之興如王子猷在山陰時雪夜乘舟欲訪戴安道是以明發不寐有懷衛尉與王徵君也懷之而不得見空吟招隱之詩徒欲折桂相贈而已

望終南寄紫閣隱者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為名蒼翠日在眼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紫閣峯山之最秀者也引延也領頸也謂延頸而望也○當時有隱者居於終南紫閣之下白與之

有舊寄以此詩言出門而見終南之山引領一望秀色無限
不可名狀但見蒼翠欝然在眼皆可樂之景也
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託與每不淺何當造幽
入滅迹棲絕巘
世說東晉時庾亮鎮武昌中秋諸將登樓賞月既而亮至諸
將欲避之亮曰老夫於此興復不淺因共飲酣而罷○言引
領而望不獨蒼翠滿目而白雲之卷舒者又契我心我之託
興於此亦不淺也不知何時得造幽人之居相與遁迹於紫
閣之峯顛而永棄乎人間事耶
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
浮陽滅霽景萬物生秋容登樓送遠目伏檻覩群峯原野曠超
邈閭河紛雜重清輝映竹日翠色明雲松

賦也浮陽者日將夕而赤光下流也清輝見前○此白於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而作言浮陽没於霽景而日將晚矣萬物皆生秋容而羣芳落矣斯時也登樓縱目遠觀羣峯但見原野之空闊關河之迢遞清輝映乎竹日翠色明乎雲松夕霽登樓所見如此皆佳景也

蹈海寄遐想還山迷舊蹊徒然迫晚景未果謂心胸結桂空延佇折麻恨莫從思君達永夜長樂聞疎鐘

蹈海還山結桂折麻皆隱者事也楚辭云結桂枝兮空延佇又云折麻兮瑤華踈鐘者金声長擊之宜疎也長樂宮名○承上言登樓望遠而心有所懷將欲蹈海以避世耶徒有遐想而未得遂欲還山以復我舊棲耶汨没塵途而路又迷二者俳佪而未決迫於晚景而蹉跎嚮昔之願有未酧結桂折

麻空爾勞思以至達旦不寐又聞宮中之鐘声矣

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文弁國棨上人從弟幼成令問

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望極九霄迥賞幽萬壑通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風玉斗横網戸銀河耿花宮

賦也汝水出天息山在河南梁縣勉鄉之西龍門在河南縣孟津上楚辭網戸朱綴注云門扉為方目如網羅狀即今之格子也花宮者佛家圖形之宮殿也○此白宿龍門寺寄友人弁寺僧及諸弟也言朝發乎汝水之東暮宿於龍門之中流水寒而晩波急木葉落而秋山空望極九霄之上無蔽翳也賞通萬壑之幽無凝滯也月華可以娯我之目松風可以

清我之心戶牖高連於北斗殿宇峻極于銀漢夜宿香山寺之勝槩有如此也

興在趣方逸歡餘情未終鳳駕憶王子虎溪懷遠公誰教坐銷歇棣華不復同流恨寄伊水盈盈焉可窮

王子謂王方城遠公謂國恭上人棣華謂從弟幼成令問也伊水亦會于龍門○承上言龍門香山勝槩若此我於秋夜一宿興趣歡情無有窮盡惜乎不得與良朋賢兄弟輩同此一樂是以未免以相憶耳嘆離居之迢遥寄離恨於伊水之流無窮而恨亦無窮也

淮南寄友一本作寄淮南友人

紅顏悲舊國青歲歇芳洲不待金門詔空持寶劍遊海雲迷驛道江月隱鄉樓復作淮南客因逢桂樹留

賦也舊國謂唐之故都長安也待詔者翰林待詔䕶筆在於明皇命白為待詔供奉翰林餘見前○此白再至淮南傷友人也言我少年之時曾遊長安今既老矣徒自傷悲春來作客滯此芳洲之上不待金門之詔空將寶劍而遊但見海雲迷乎驛道而江月隱乎郷樓歸路漫漫企望莫及再作淮南之客因逢桂樹又欲板援於此滯留何時而可以歸乎

沙丘城下寄杜二甫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賦也沙丘地名齊趙俱有沙丘而此沙丘者與汶水相近乃魯北齊南境上豈始皇所崩之地抑齊之沙丘歟魯酒齊歌俱見前○此白在沙丘寄杜甫詩也言我來此地竟何事乎

客卽無聊乃高卧於沙丘之城〻邊多有古樹日晚而作秋声魯酒之薄不能醉人齊歌之艶徒自傷懷此地思君意同汶水我将此意寄之南流庶乎達於君之左右也

聞丹丘子於城北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迹僕離群遠㥚亦有棲遁之志因叙舊以寄之

春華滄江月秋色碧海雲離居盈寒暑對此長思君思君楚水南望君淮山北夢魂雖飛來會面不可得

賦也華亦色也盈寒暑者滿乎寒暑之期周一歲也此指上文雲月而言楚水之南白所寓也淮山之北丹丘子之所居也来猶至也言自此而至彼也○丹丘子營石門幽居於[illegible]壯白叙舊作詩以寄之首言離別之意春有滄江之月秋[illegible]碧海之雲景色變遷寒暑交代相別離居已周一歲對此[illegible]

月未免長思君也我在楚水之南望君於淮山之北[illegible]

逢雖有夢魂之交會面亦不可得矣

疇昔在嵩陽同衾卧羲皇絲蘿共簪紱丹壑賤岩廊晚途各分析乘興任所適僕在鴈門關君爲峨眉客心懸懸萬里外影滯兩鄉隔

嵩山在河南嵩縣餘見前○此一節追敘初相會於嵩陽而有關蜀之別也言昔日在於嵩陽之時同衾而卧有如羲皇上人心輕富貴賤簪紱自得復絲蘿而笑簪紱居丹壑而賤岩鄉此後分離各隨所往我則滯於鴈門君則客於川蜀有懷懸々於萬里形迹逐陽於他鄉嵩陽會别之情於今念々之不能已也

長劍復来歸相逢洛陽陌々上何喧々都令心意煩迷津覺路

失託勢隨風飄以茲謝朝列長嘯歸故園

後来歸而相逢者再會也迷津猶云迷途翻廣韵云覆也茲指上文意煩以下而言朝列朝班也此一節敘再會於洛陽而有歸家之別也言自嵩陽一別我則宦遊洛陽君客梁[illegible]而未歸復得相會於此洛陽乃齊會之地趨走聲利者紛然集子亦將厭其煩矣夫由迷津者必至於失路託權勢者[illegible]遭於傾覆吾為此懼乃辭朝列之人退居故園之內貴在先事而知幾及至臨危而不悔也

故園恣閑逸求古散纓帙久欲入名山婚娶未曾畢人生信多故世事豈惟一念此憂如焚悵然若有失

纓青黃色也帙書衣也向平曰為子嫁娶畢敕斷家事勿復相關詩云憂心如焚○承上言我之歸於故園也身無所[illegible]

心有餘閒讀古人之書考古人之事久欲避世而長往第以子女之債未畢而未果耳是知人生多事非止一端進退之間牽掣莫能自遂興念及此憂心如焚悵然若有所失矣

聞君卧石門宿昔契彌敦方從桂樹隱不羨桃花源高風起遐曠幽人迹復存松風清瑤瑟溪月湛芳尊安居偶佳賞丹心期此論

宿昔舊日也契合也敦厚也幽人謂高鳳也偶同也亦合也丹心中心也餘見前○已上皆敘舊之辭此則因其營石門而寄之也言自洛陽別後我歸故園音問稀闊今者聞君將營幽居於石門甚合夙昔之素志方於此地攀桂淹留絕勝桃源之避秦者振稀世之高風繼幽人之芳躅松風清乎瑤瑟可以賞音而怡情溪月湛乎芳尊可以引觴而適興我欲

安居於此以同佳賞再論平生之志以申夙昔之期

淮陰書懷寄王宋城　一本再至淮南作

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艣中流鵝鸛鳴

賦也沙墩地名以詩意考之當在淮陰地方梁苑漢梁王苑也在河南東南淮水西北即古之宋地亭鋪舍也艣一作櫓所以行船者大船兩傍則用雙櫓鵝鸛水鳥也○時有王某者名不可考為河南宋城令會白於淮陰別後白作此詩以寄之言自淮陰之沙墩至於河南之梁苑計二十五之長亭則有一百五十里之遥矣汴水東流以入于淮雙櫓大船行乎中流櫓聲動而鵝鸛鳴也

雲天掃空碧川岳涵餘清飛晃從西來遶與徃與弃春言王喬

暠姹變故人情復此親懿會而增交道榮落迴且不定飄忽提

徂征

懿美也懿會猶嘉會也沿從流而下也洄從流而上也王喬舄見前○言自沙墩至梁苑放船中流而天氣晴明山川秀麗王令鳧舄自西而來佳興不殊於往日婉孌不減於舊情復得再會於此增我寵光大船隨流而上下櫓聲搖曳而不定倏忽之間飛鳧又西向而歸矣望之不及使我悵然而傷懷也

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熟黃雞一餐感素誠予為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為輕緬書覊孫意遠寄棹歌聲

漂母魯諸生事俱見前○承上言故人既去我將何依至晚投宿於淮陰幸得漂母之相迎斗酒隻雞款留信宿雖云一

飯之微亦感其情意之真也英雄未遇誰與知之我雖窮困於淮陰實同往時之韓信奇謀異策可以濟時豈若魯之諸生拘〻章句而不知變者乎且人之有德於我者必思報之報之必厚雖若韓信酬漂母以千金我猶以為薄也此予羈旅之意信義之衷不能以口舌自陳者乃藉於声詩之間遠託棹歌以達左右庶乎君之有以亮我也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遥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賦也龍標縣名唐屬敘州五溪馬援傳擊武陵五溪蠻夷曰雄溪满溪酉陽沅溪辰溪皆槃瓠子孫之所居夜郎縣隸溱州〇白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遥贈此詩意謂暮春之時楊花

落而子規啼君謫龍標我聞此地遠在巴蜀之間出於五溪之外其險也亦已甚矣然猶未足以爲遠也我謫夜郎又在龍標之西近乎吐蕃之域乃爲遠而遠可愁也身雖未到其地心已見月而悲愁心随月先到於彼是夜郎又遠於龍標也君遷龍標又何過慮之有乎盖慰之之辭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

賦也勞山未詳或曰尋山求仙之勞也李少君曰臣親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孟山人必居山而脩道者也白故贈以此詩言我昔日在於東海之上勤勞入山以求仙人習服食之法得餐霞之方親見仙人安期生者所食巨棗其大如瓜是仙家之異果世人未嘗見之者也我今親見之矣

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

漢主謂明皇也唐詩人稱當代者皆曰漢家稱當代之君者皆曰漢皇或曰漢主蓋不敢斥言之而借漢以為喻也愜與也足也天壇在王屋山上張仙人之居在其南金液雲車俱見前○承上言我之初年有志學仙無心求仕及至中年乃欲干祿謁帝金門而蒙天寵不意讒間並興心懷憂懼而身有不安其位者遂蒙勑賜還山朱顏衰而少年去白髮生而身世促矣欲煉金丹以延年駕雲車而飛昇願隨夫子居於此山之中與仙人掃落花於天壇之上庶乎有以遂我之初志也

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飄々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艫美清夜掛席移輕舟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覺雲林幽

賦也艫船頭也美々之也蓋我以彼為美者也席帆也○此白月夜江行寄崔宗之也言飄々然而江風起矣蕭颯哉而海樹秋矣良夜宜人登舟自適於是掛席而江行但見月隨碧山而轉山光月色相流動也水合青天而流上下一碧相磨盪也杳然如在星河之上俯視下土但覺雲林之幽而餘途擾々出於風塵者為不足觀矣

歸路方浩々徂川去悠々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岸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不可見望遠增離憂

徂往也徂川々之流之往而不息者也蕙香草也菱歌楚辭云涉江采菱發陽阿七命采菱歌曰乗鳧舟兮為水嬉臨芳洲

兮采紫芝○言月夜舟行我思故鄉歸途遠而川流長也時過芳搖落徒悲蕙草之衰殘菱唱生愁復聽漁歌而感慨江岸曲而後浦迷江沙明而前洲露撫景懷君〻不可見相望千里之外徒增離別之憂而已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朝別朱雀門暮棲白鷺洲波光搖海月星影入城樓

賦也朱雀門建康南門也史正志碑云秦淮源句容溧水兩山間自方山合流至建康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秦淮於府之左分為二支一支入城一支繞城外共夾一洲曰白鷺洲○此白宿白鷺洲寄江寧縣楊宰也言我久客金陵今將他適從遊吳會朝則別乎朱雀之門而暮則宿於白鷺之洲月映江城而星連雉堞舟中所見終夕如此

望美金陵宰如思瓊樹憂徒令魂入夢翻覺鬢成秋綠水解人意為余西北流因聲玉琴裏蕩漾寄君愁

望美者猶言望美人也金陵宰指其人而言也江寧在金陵城中世說王大尉如瑶林瓊樹西北者白鷺洲在金陵之東南城在西北也綠水亦曲名聲宣也孟子云金聲而玉振之也○上言別金陵而宿於白鷺之洲矣此則懷揚宰而寄之之辭也意謂寓金陵之城下而思金陵之賢宰想其清標秀質有如玉樹望之不見使我傷悲形於夢寐之間不覺永夜之迢迢也江中綠水似解人意知余所懷之人在乎西北也亦向西北而流余因奏夫綠水之曲託於玉琴之間以寫其意而寄與君則愁心與綠水相為蕩漾向西北而流者俱無涯也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潮水定可信天風難預期清晨西北轉薄暮東南吹以此難掛席佳期益相思

賦也潮水可信者早晚長落時刻不差也凡海水日夜二次長落如子長則卯平午長則酉平每一潮長落各計三時長落共四次則十二時日夜一周矣隨處長落時有不同者地有遠近之殊也此亦天地之氣呼吸浮沉之定數亘萬古而不易者也定猶固也佳期良會也○此自作新林浦阻風以寄友人言浦水通乎海潮潮水上下固有可信者而天風之順逆不可以預期也或朝從西北而起暮又向東南而吹風既無有定勢舟未可以遽行以此阻我相會之佳期益增我之相思矣

海月破圓影菰蔣生綠池昨日北湖梅開花已滿枝今朝東門柳夾道垂青絲歲物忽如此我來定幾時

破圓影者月缺也菰雕菰一名蔣平声亦作去声即今之茭也三年以上心中生孔如藕至秋如小兒臂可煮食有黑點者名烏鬱又名菰米○言但風末得相會時節亦易過也海月既已缺矣菰蔣亦已生矣昨日北湖之梅開已遍矣今日東門之柳已垂絲矣景物更換如此則知寒暑之變遷而流光之迅速我来此地定有幾何時乎已覺淹留乎歲月不知在客之久也

紛々江上雪草々客中悲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

謝玄暉守宣城出新林浦詩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江作去草々無聊意○言謝朓前日之守宣城也有出新林

浦之詩以為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人與景而俱佳矣予今日之阻風於新林浦也乃逆旅耳遭紛紛之江雪傷草草之客懷則歸舟不可識而江樹不可辨矣空吟謝朓之詩景不同而迹亦異使我如何而為情乎

寄當塗趙少府炎

晚登高樓望木落雙江清寒山饒積翠秀色連州城目送楚雲盡心悲胡鴈聲相思不可見回首故人情

賦也當塗縣在今太平府雙江者大江自池州而下秋浦清溪自宣州而來皆會于江當塗舊亦楚地在楚之尾故人謂趙少府也○此白寄趙炎少府之詩言晚登高樓而望但見木葉落而雙江清寒山饒於積翠而秀色連乎州城望楚地之雲而心悲悲胡鴈之聲撫景相思不可得見登樓回望楚

戀吾故人之情未能遽爾而相忘也

寄東魯二稚子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

賦也吳地者二吳之地也吳地宜蠶故曰吳蠶三眠者荀卿云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注云俯謂卧而不食乃三眠也左傳孔子攝行相事齊人歸鄆讙龜陰之田春事農事也酒樓者白在任城造酒樓與同志者荒宴其上少有醒者邑人以白重名室而加敬焉在今濟寧城外○舊註云白在金陵作時白從山東遊金陵而二子仍寓於魯故寄以此詩言吳地之桑葉已綠矣吳地之蠶已三眠矣桑綠蠶眠春已深矣正耕田之時也我家寄於東魯之任城吾乃客遊

於此地吾兒尚勿及此農時誰將為我而耕龜陰之田乎耕期已過客行未休覺時節之更換春盡而又夏矣南風吹我之歸心飛墜酒樓之前迹雖在此而心則在彼也

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烟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

言酒樓之東有桃一株乃我舊日所自栽者一別以來將及三年桃今長大與樓相齊我之客於江南者尚茫然而未有歸期也

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字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撫背者撫其背而恤之也如司馬溫公天少寒則撫其兒之

背曰衣得無薄乎失次第者言憂心煩亂遡[illegible]

序也素白紙也汶水在魯北境上與李白舊寓[illegible]已

言酒樓之前桃已長大而我未歸我之兒女皆寓於彼我有

嬌女字曰平陽者必將倚桃樹而折花折花而不見我想其

下淚之多如流泉矣我有小兒名伯禽者與姊齊肩雙行桃

樹之下亦但形影之相隨而已矣撫其背而憐之者尚誰人

耶興念及此使我精神潰亂遂失其次第而憂心如刳有

若煎熬乃裂褚素寫此遠懷付與東流之水因至汶陽之川

達於酒樓以示吾之嬌女與小兒庶乎稍慰我思歸心也○

按伯禽乃魯公之名古之賢君也白直以名其子略無顧忌

迴避之意是不識也雖有文辭而暗於禮義以聖賢之道律

之於白無所取矣以古今文辭較之則白之博洽富麗倏忽

變化出入鬼神凡操觚執翰之徒未之或先者是可尚也噫
大道衰而末藝作若白者又豈多得乎哉

○獨酌清溪石上寄權昭夷

我攜一尊酒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

賦也江祖見前○此白獨酌於清溪江祖石上寄權昭夷也
言我攜一尊之酒獨上於江祖之石引觴自酌試問此石自
從天地開闢以來更能長得幾千尺乎石之不長則天地之
生物固有一定之分非人力所能移者然則我亦何為而不
飲乎此吾所以獨酌於石上悠然而自得也○按白詩出無
為有化腐為奇壯語遒逸爲之氣又不可以繩墨常格拘焉
說江祖石便問從天地開闢以來長得幾千尺豈不太奇
於不測豈可以常人之拘拘而擬之乎

舉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永賴坐此石長垂嚴陵釣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

調韻調乃作樂之音節也調有陰陽如云黃鍾大呂調是也同調猶人之同道也○言我於江祖石上舉杯自酌向天而笑獨得其樂天亦為我迴轉西方之落日以相照臨蓋將助我以終飲不欲遽晚以相促也天既愛吾之飲我亦永賴此石長學嚴陵之隱適獨酌清溪之上以終吾之天年寄語山中之人我將與爾同調亦須攜酒以來遊毋令吾之獨酌斯可也

禪房懷友人岑倫 時南遊羅浮兼泛桂海自春徂秋不返

僕旅江外書情寄之

嬋娟羅浮月搖艷桂水雲美人竟獨往而我安能羣一朝語笑

隔萬里歡情分沉吟彩雲浸夢寐群芳歇歸鴻渡三湘遊子在百粵邊塵染衣劍白日凋華髮粵即越字

賦也嬋娟妍貌羅浮山在廣東搖艷者流動而光艷也桂水在廣西三湘在湖廣百粵者粵有百邑漢地理志云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賈誼過秦論云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時今倫遊於羅浮桂水之間自客於江外書情以寄之言嬋娟或羅浮之月搖艷或桂水之雲也彼美人者跨羅浮渡桂水獨往而不返若挾飛仙以遨遊者我亦安能與之為群或笑語隔而歡情分沉吟之間而彩霞落日已夕矣夢寐之際而羣芳消歇歲又闌矣歸鴻[illegible]知渡三湘而北還遊子往百粵而不知有旋歸之日亦何[illegible]況衣劍沮浸於邊塵華髮凋零於白日客途辛苦而歲月又

已老吳胡為而不歸乎

春風變楚關秋聲落吳山草木結悲緒風沙淒若顏蹋來已永久顏思如循環飄飖限江裔想像空留滯離憂每醉心別淚徒盈袂坐愁青天末出望黃雲蔽目極何悠々梅花開嶺頭長空滅去鳥水闊無還舟

楚關者羅浮桂水皆在楚之南也吳山者白寓金陵是吳地也蹋去也蹋來去來也循環不已也裔邊也留滯亦淹留之意司馬傳云太史公留滯周南未盡處也天末猶言天涯也嶺庾嶺也無還舟言不遇故鄉之人也○言君遊羅浮兼泛桂海自春徂秋而不返春風變乎楚關而聲落於吳山君在楚而我在吳也草木結乎愁緒風沙淒其若顏別來已久而思君不已蹤迹飄飖而限於江外徒尔相思尚留滯於一方

不得以相從也是以憂心如醉而別淚沾衣愁坐天涯而黃塵蔽目吾將極目而遠望但見梅花開乎庾嶺之上時物又變遷矣長空杳杳而去鳥沒江水洋洋而無一舟之還客他鄉而能懷土者幾何人乎此則因其久客而勉其歸也

寶劒終難託金囊非易求歸來倘有問桂樹山之幽

寶劒為客者所佩金囊囊中之金為商者之贏也桂樹隱居者之事也白蓋自謂○言君携寶劒以遊遠方作客之道宜暫而不宜久豈可託此以終身乎作客所以殖貨財也然囊金之盈縮有命存焉非人力可求而得者尔則何為久處而不歸乎自春徂秋可以歸矣時倘或念我而有問焉欲知吾之所在乎桂樹叢生山之幽者是吾隱居之所也君當於此以相求庶乎或相遇矣

卷之八終